

高尔基◎著 杨家子◎译

Mo De Da Xue

我的大学

高尔基自传体小说

俄罗斯文学名著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我的大学

高尔基 / 著 杨家子 / 译

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大学/ (苏) 高尔基著; 杨家子译. —海拉尔: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 2000. 1 (2009. 6 重印)

(俄罗斯文学名著)

ISBN 978 - 7 - 80506 - 819 - 0

I. 我… II. ①高…②杨… III. 长篇小说 - 苏联
IV. I5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4723 号

我的大学

高尔基/著 杨家子/译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地 址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
邮 编 021008
电 话 0470 - 8222592
责任编辑 铁 山
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70 千字
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506 - 819 - 0
定 价 29.80 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初到喀山	001
第 二 章	众生	018
第 三 章	什么是生活	032
第 四 章	风雪	043
第 五 章	面包和爱情	061
第 六 章	大学在哪里	073
第 七 章	被捕	087
第 八 章	警察和朋友	098
第 九 章	我要读书	111
第 十 章	乡间的课堂	125
第十一章	夜晚	140
第十二章	伏尔加河	154
第十三章	火灾	171
第十四章	新生活	183

第一章 初到喀山

我梦寐以求的是去喀山大学读书。

这个愿望的源起在于一个中学生，他叫尼古拉·叶甫里诺夫，住在我们的阁楼上。

他长得十分英俊，眼睛里有种女人的妩媚，言谈举止温文尔雅，有种与众不同的非凡气质。因为住得近，又都爱读书，我们俩便熟悉起来。

他的身上洋溢着一种朝气，说话时很能激发周围的人。

他总是果敢而又蛊惑般地夸奖我：

“你呀，最适合搞科研了！你的思维与众不同！”

他一边抖动着他漂亮的长发，一边为自己的论点找依据，那种神态不可能不叫同龄人相信他的话。他主张我上大学。

我真就动了心。

他还给我讲了哈伊尔·罗蒙诺索夫的故事，目的是激励我的信念。后来，谈到喀山大学时，他就更加起劲了，甚至大包大揽，让我住在他家。他还为我计划好了，利用秋冬两季补完中学课程，通过考试之后，再申请助学

金上大学——这当中，他一再表示考试并不难。

他坚定地说，五年之后，我就会顺顺利利地毕业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知识分子”。

他的热诚和意气风发的劲头儿深深地打动了，我也就把这一切看得轻而易举了。

所以说，没有这个十九岁的男孩，就没有我一心要上大学的信念。

那年的期末考试之后，尼古拉·叶甫里诺夫就回了喀山。

两周之后，我也准备动身。

姥姥千叮咛万嘱咐：

“出门在外，一个人要多加小心，凡事儿别那么认死理儿，得过去就过去！一定要记住，别跟你姥爷学，动不动就跟人家吵，倔得不行！到头来，你看看，他成了什么样子，傻吃傻睡的……”

“你呀，听姥姥的，上帝的心肠好，从来都不惩罚谁，只有魔鬼才那么缺德呢……你人生地不熟的，多祈求上帝帮助……”

“好孩子，路上注意，一个人……唉，你说你，非得去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呀？……姥姥老了，陪不了你了……咱们怕是再也见不了面了……我也是黄土埋了多半截儿的人了……不指望什么……”

姥姥的眼泪下来了。

我的心情也悲凉起来：从小到大，我是姥姥一手带大的，她在我的身上花费了无数的心血；是的，尽管她不图

我的回报，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总应该知道这份恩情吧；近些年来，我已习惯了漂泊和流浪，或多或少就冷落了她老人家……

站在徐徐驶动的船上，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姥姥。

她在不停地画着十字，另一只手用披肩擦着眼泪。我知道，她在为我祈祷，她在为我伤痛……

我心中默默地慨叹：

“今生今世，我也报答不了姥姥的养育之恩啊……”

我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。

这个城市不算小，有一多半儿是鞑靼人。叶甫里诺夫家住在市郊，家里一共有三口儿人——两个儿子和一个母亲，日子过得很窘迫，没有收入，只有靠少得可怜的抚恤金来度日。

他家的住房十分紧张，但是又硬是给我挤出了一小间。

低矮的平房又潮又冷，周围满是野草和废墟，经常有些野狗出没。

这个环境给我的青年时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；它对我的影响不亚于一所大学。

尼克拉的母亲整天愁眉苦脸的，家里的日子不好过，每天的三顿饭让她大伤脑筋，她总是算计来算计去，尽量少花钱多办事儿；也难怪她，家里又添了一张嘴，而且三个半大小子又是最能吃的时候。

这天早上，我去厨房帮她洗菜。

她很关切地问我：

“来这里打算干什么？”

我直截了当地答：

“上大学。”

她怔愣了一下，刀便切了手指。只见她很麻利地吮了一下指头，然后坐在椅子上。

我觉得她的表情有点儿特殊。

“啧！怎么……”她开始用手绢包手指，两个灰色的眼睛透出疑问。

我拿起土豆就削。

她很惊讶地赞叹：

“呀，真看不出来，你削得这么快！”

我应着，顺便把在轮船上帮厨的事儿告诉她。

她很平静很和蔼地问：

“那你是想凭这手艺上大学？”

其实，她这是一种诙谐——因为我当时不明白成人们常用的幽默，便当真了。

于是，我跟她说了我的全部打算。

她听了之后，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不停地叨咕儿子：

“尼古拉呀，尼古拉……”

说来也巧，睡眠惺忪的尼古拉进了厨房，他一边洗漱，一边搭话：

“妈，给我们做顿馅饼吧……”

她应道：

“行，行……”

我不知深浅地指出，要做馅饼怕是肉少，做出来不

香。

于是，主妇生气了，她把手里的胡萝卜一扔，撂下两句不太好听的话就出去了。

尼古拉给我找台阶下：

“你别往心里去，我妈她爱发脾气，总是这样。……哎，你知不知道，女的比男的爱发脾气……”

于是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瑞士、英国科学家们对这方面的研究。

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总能抓住机会讲些道理，而且一讲就是一套。

我喜欢他这种知识传授方式，有许多科学思想和科学家的名字，都是利用这种方式记住的，比如：弗克、拉劳士弗克、拉劳士查克、杜莫利和拉法杰等等。

尼古拉是个典型的都市青年，对什么都不大在乎，对母亲的艰难与操劳也是不闻不问。他的弟弟同样是吃粮不管酸，整天忙着自己的学业，从来也不关心母亲。

当我发现他们的母亲为了生计、为了糊口而精打细算、甚至把一分钱都要掰成八瓣时，真就有点儿过意不去了。因此，我打算找点活儿干，挣点钱养活自己。

有时，我有意不在他们家吃饭。

一大早，我就爬起来去户外，寻找点机会，打个小工儿，挣顿饭吃。当然，这也是为人家减轻负担的最好形式。

有时，赶上大风大雨的，我就躲到对面的废墟里去。

那儿有个很大的地洞，里边是些垃圾，腐烂发霉的味

儿十分呛人。

像乞丐一样蹲在那儿，我的心头涌起无限的凄凉酸楚：生活是多么艰难啊……上大学是一场虚幻的美梦；美梦能成真吗？

于是，我开始后悔来错了地方。怎么心头一热就来了这里了呢？如果去波斯，肯定比这强……

唉，如果我有魔法该多好啊！我会让麦粒长苹果那么大；我会让土豆长西瓜那么大……我让大地上长出许多食物，不再叫人们忍饥挨饿……

就这样，我总是想入非非。

然而，艰难困苦决不是“想象”所能改变的。生活用严厉和灾难考验着我，也锻炼着我。

我经常去伏尔加河河边码头上干点儿零活，挣上十几个戈比，能凑合着吃上一顿饭。

在码头上干搬运的大都是些无业游民，甚至有些地痞无赖。他们个个性情豪爽、粗鲁不堪，但每个人都很仗义，而且活得无忧无虑。

我挺欣赏这个群体的热忱和潇洒，再加上看了些波莱特·哈特的通俗小说，就很乐意跟他们交往。

一开始，我就跟一个小偷儿混熟了。他叫贝什金，曾是个师范大学生，近些年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最近又染上了肺病。

他很直率地告诉我：

“你别跟大闺女似的，脸皮儿那么薄能有饭吃？这年头儿，越老实越不行！看见没有？老黄牛倒是老实，可吃

的全是草，又得挨鞭子……”

他身上那股子好为人师的劲儿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不过，他对我是真心实意的，遇到大事小事，总是关照我。

有时，我们俩也谈起读书之类的事情。

他读过很多书，而且都是些经典；他最欣赏《蒙特·克利斯托伯爵》。

他摸着光溜溜的下巴赞不绝口：

“看这本书，过瘾！过瘾！”

除了书之外，他对女人也是津津乐道。一提起“女人”，他的话匣子就关不上了，不高的个子几乎都颤抖起来，棕色的头发甩个不停。

“女人，女人是最最奇怪的东西，像磁铁，像魔鬼，像上帝……我告诉你，搞女人那可是件好事……欲死欲仙……妙不可言……只有意会……只有亲自去体会……”

他的语调几乎都变了。

贝什金故事随口就来，什么才子佳人之类的，什么英雄救美人之类的，以及那些青楼女子的故事，讲起来从不停顿。

他还有着非同凡响的音乐天才，出自他手的民间小调，在伏尔加河流域颇为流行。

我记得有这样一首歌就是他编的：

姑娘长得不好看，

家里没有一分钱。

衣服穿得很破烂，

一天到晚没笑脸。

那些小伙不近前，

没人提亲怎么办？

……

后来，我又交了一个朋友——特鲁索夫。他年岁不小了，胡子都花白了，但他的衣着很讲究，穿得像个绅士。

他应该算是个黑道上的人，整天都来无踪去无影的。

我知道，他在海军街有一个不小的铺子，专门卖些偷来的钟表。

他对我倒没什么隐瞒，有时还说些心里话：

“后生啊，我可告诉你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千万别当贼……上了贼船可就下不去了……我看人看得准，你将来会有出息的！高雅之辈……”

“我是高雅之辈？”

“对！对！你对什么都好奇，可你对什么都不嫉妒！难能可贵呀！”

我觉得他在夸奖我。

作为心里的一种感情，嫉妒是每个人都不可能没有的，只不过有多有少，或时有时无而已。

我就嫉妒过贝什金的口才。

他当时给我讲了个故事：

“漆黑的夜晚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一点儿睡意也没有，坐在小客栈里想心事，跟猫头鹰一样。天下起了雨，淅淅沥沥的，让人听了很是伤感……”

“就在这时，她真的出现了，恰似那天仙一般，真是飘然而至……美人赴约，让我心花怒放啊……”

“她软声细语的表达爱意，双眼柔媚，销魂释骨……我不由自主了；爱情让我失去了理智……”

他绘声绘色，而且还能有张有弛，讲起来特别吸引人。

我当时就暗暗地想，我怎么就没有他这样的口才呢？我应该有啊……

说到口才，特鲁索夫也不比贝什金差。他讲起故事来也是口若悬河。

他讲的大都是西伯利亚、西哈拉等地的故事，把民风民俗讲得惟妙惟肖，有绕梁三日而不绝的艺术感。

有一次，他讲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。他一点儿也不忌讳：

“这个沙皇，简直是个恶棍！杀人不眨眼，吃人不吐骨头……”

他的气质、他的身份和经历，再加上这口才，简直是小说里的“角色”——耐人寻味，颇有几分典型意义。

喀山河的对岸有一片幽静的林子，那是夏夜纳凉的好去处。

我们一有空，就跟着船去那里歇上一阵子，有时索性就在那儿露宿。

大家带了食物，边吃喝边聊天儿，悠悠闲闲的，很是惬意。

聊得最多的话题自然是女人。

女人这个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，既让他们兴奋不已，也让他们满腹哀怨。

听着他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倾泄心事，我的心也浸在了忧伤之中……

我跟他们一同去过两三次。小树林里长满了不大的柳树，晚风吹拂着柳梢，似是是非是的，恍然进入了梦境。

空气清新而又潮润，沁人肺腑。远远地望过去，伏尔加河上的渔火，晶莹闪烁，散发出童话的气息。

隐隐约约的有些歌声——那是轮船上的水手们在抒情。歌声忽高忽低，给这宁静的夏夜增添了几分生动。

不知是谁开的头，大伙儿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开了，既像是说给对方，又像是讲给自己，有笑话，有心事，有抱怨，也有欢欣。

大家或坐或卧，各守一处，彼此似乎连一眼都不看，只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。

有人慢慢地吸烟，淡淡的香味飘散开来；有人在喝酒——不管是啤酒，还是伏特加都能帮助他们敞开心扉。

不知是谁咳了一下，我看见他趴在光影模糊的地上，他大概是想清清嗓子：

“有这么一件事，是我亲身经历的……”

于是他长一句短一句地给大伙儿讲了个故事。

讲完了之后，便有几个声音给予了评价：

“嗨，没什么意思……”

“我好像听过了。”

“这算不了什么！”

“真没劲!”

于是，一种无聊、甚至是颓丧的气氛笼罩了大家，仿佛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激发他们的热忱了……

我悄悄地想：他们好像是先知先觉，可又没有一个人提到未来……

打那之后，我和贝什金、特鲁索夫的关系有些疏淡——我总觉得，我作为一个青年，不应该再步他们的后尘，应该选择一条崭新的道路……

那么，这崭新的道路是什么呢？我又说不清楚……

是上大学？

我回答不了自己。

然而，当我饥肠辘辘、满怀苦闷的时候，我真想去找他们——像他们一样“探囊取物”又逍遥法外……

这是一条生路，但决不是我一生的追求和理想；上帝和知识让我具备思维和情感，我的心渴望着正大光明……

我拼命地读书：我把书当作食粮、当作支柱，也当作朋友。

应该说我的理想和力量都得益于这些好书。

我平时最喜欢哈特的书，就是在他的书中，我体味了人生的将来，我悟出了人生的含义。正是这些书，鼓励了我原有的追求。

也许是这个缘故，我又结识了几个新朋友。

古利·普列特涅夫，中学生，长相一般，有点儿像日本人，脸上长满了雀斑，整天都笑呵呵的，从来也不发愁，说话特别幽默。

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听力。

他的耳朵特别灵，尤其对音乐，简直是天才。他会弹竖琴和俄罗斯琴，他还会拉手风琴，曲谱一听就会。

我想，如果他能潜心研究音乐，一准儿会成为一个大。只可惜，他不是一个专心而又能刻苦的青年。

平时，他和他的同学们经常来我们对面的废墟处玩耍，做些戈罗德基的游戏。他很快活，穿着补丁摺补丁的衣服和破旧的靴子，却蹦蹦跳跳的像一只小鸟儿。

我很欣赏他的乐观，对什么，他都充满热情。

得知我的情况后，他马上邀请我去他那住，并且给我出主意——让我报考中等师范学校，将来当一名小学老师。

于是，我搬到了雷伯内利亚大街。那儿有一处贫民区，人们都习惯地称它为“玛鲁索夫加”。这里，住了很多大学生，当然还有许多明妓和暗娼。

普列特涅夫住的是个小小的楼梯间，一张木板床就占满了所有的空间，他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摆在了楼梯之外靠走廊窗户的地方。这是他全部的家当。

这道走廊里有三个房间，其中有两个房间都住了妓女，另一间住了个数学家。

刚搬过去，我就看见了那个数学家。

他又瘦又高，红头发红胡子，衣服很破，露出了青黑青黑的肉皮。

据说，他毕业于神学院，有过很光耀的过去，可现在已经落魄了，而且还得了肺病，真是雪上加霜。

我看见他的指甲都光秃秃的，好像都被啃过一样。数学的这个癖好也可能更有助于他的计算吧。

他的咳嗽声让走廊里的人们都能听得见，吭——吭——吭，这声音简直是一种控诉，又像一种威胁。

那两个妓女都是好心肠的人，总是故意把面包之类的丢在数学家的门前。

他也不客气，拿起来就吃，从来都不问青红皂白。如果，他的门前没有什么吃的，他便会像濒临死期的老马一样嘶叫：

“面——包——”

他的双眼中依然保持着一种冷静，那可能就是与生俱来的知识分子的高傲。

经常来找数学家的是个驼背的小老头，他戴了副深度近视镜，脸上挂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。

他瘸了一条腿，但走路速度并不慢。每次，他都兴冲冲地扑进数学家的房间，立时就关上门，几个钟头也不出来。

他们俩是在密谈？还是在干些别的勾当？这让我好生纳闷。

这天晚上二，数学家的吵嚷把我惊醒了。

“你听着！几何是什么？监狱！监狱！不是吗？”

我立刻明白了，原来那个瘸老头儿还没有走呢。

一个很高很尖的声音——肯定是那个老头儿的——响了起来，但他只是不停地重复着什么——我听不清楚。

接下来又是数学家的叫骂：